

狄仁杰文化公园赏唐槐

张少芳

久闻狄仁杰文化公园早已开园,却一直未曾游览并拜谒,稍有闲暇,于是专程前往。公园偏居于狄村街以北,唐槐东巷以西,周遭是繁华闹市,狄仁杰文化公园以闹中取静的淡然,偏居于闹市一隅,恰似狄公的心怀于民、勤政为民。站在狄仁杰文化公园的大门前,满怀崇敬。

深敬狄公之缘,来自于读书求学问,因一次征文比赛获奖,奖品为一本《狄仁杰断案传奇》。如饥似渴地两天读完,狄公明察秋毫、清正廉明的形象便深植心中。如今来到狄公故里,如同去见一位久未谋面的老友,亲切且仰慕。

由庄重典雅的公园大门进入,朱红色是整个公园的主色调,仿唐建筑风格的狄梁公祠和狄公故居分设园中东西两侧,朱红围墙与朱红楼阁,皆是“日”字型布局,简单而不失庄重。走进西侧的狄梁公祠,狄公塑像威武庄严,院内各房间皆有狄公的事迹介绍,通过电子触屏的动画展示和一块块展板的故事介绍,引经据典,让我们对狄公的事迹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。令人感兴趣的是,在这里居然看到狄公的奏折,其中一件名为《谏造大像疏》的奏折,虽然是复制品,但从内容中可见狄公为百姓殚精竭虑,为百姓敢

于谏言,不愧是唐朝名臣,一身正气,敢于担当。展品还有《新唐书·狄仁杰传》《旧唐书·列传》等史料,通过这些来自古时的遗存,让我们穿越时光回到大唐,对狄公的了解更加丰富,对他更为钦佩。狄公故居里陈列着唐时期的生活起居用品、家居摆设以及唐代官服和服饰,使人对唐代的生活及民俗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。公园内一泓池水名曰“镜池”,很自然就想到“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”。

公园里的唐槐或许是狄公故居最直接的见证者,据传为狄母所植,距今已有1300多年。也许是太古老了,但见唐槐

主枝干粗壮,形状峥嵘,每一条皱褶里都是时光刻录下的深深烙印。这株唐槐至今依然枝繁叶茂,那旁逸斜出的两条横枝,恣意伸展,被铁支架支撑着,依旧生机盎然。而主枝干旁边,又衍生出一棵槐树,同样焕发着生机勃勃。这株唐槐,或许曾见证过狄公的耿直,承载着那时的记忆,何其珍贵。见报载,狄村唐槐成功入选全国“双百”古树——最美槐树之一,当真是实至名归。

狄仁杰文化公园,曾为唐槐公园,小巧典雅,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,游公园,收获颇深。

雪后拍珍鸟

彭 哲

今年冬季的一场强降雪厚厚地覆盖了大地,拍雪景,非汾河景区莫属。水鸟是大雪里的精灵,它们的翱翔为寂静的河畔增添了几多诗意。

凌晨,雪雾低垂的汾河河面薄纱飘渺,景致朦胧。水面上已扑闪出点点滑动飞翔的身影,它们时而如闪电从半空降落击水拍翅,时而立于雪枝上优雅地梳理羽毛……蓦然间,瞧见湿地公园桥白雪茫茫的一座孤岛后面凫出一群野鸭,只见其中两只与众不同:喙呈红色,头部和上背为黑色,腰部和尾上覆白色,头顶的长羽后伸成双冠状……惊奇间,一旁正在摆弄“长枪大炮”的老李悄声告我:“这是中华秋沙鸭。”中华秋沙鸭?我顿时来了兴趣。因为早就听说过,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,享有“鸟中大熊猫”的美称。这世间稀有的鸟儿为何青睐地处繁华闹市之中的汾河呢?我正要踩着积雪往前看个究竟,老李做出“嘘”手势,低声对我说:“老兄,别动了,那鸟儿精得很,警惕性高,喜欢在离岸边较远的地方游弋,稍有动静它们就不来了哦……”

闻听此言,我立刻静下心来,屏住呼吸,举起手机,把镜头拉近,放大,仔细观赏着那曼妙的精灵,只见它俩与群鸭们时而嬉逐,时而分离,潜水、觅食、冲浪,一片片银色的波纹伴随着群鸭们拍翅飞翔的倩影荡漾开来,扑面而来的荒野气息为汾河雪景增添了一份独特的美,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展现在我的眼前。

也难怪中华秋沙鸭是珍鸟,它们对生存环境非常挑剔,不只是有吃有住就满足了,其所在的河水须清澈无污染,冷水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丰富,而且还要“宜居”,即湿地周围老龄树木茂密,以保证营巢的巢树充足……它们是水域环境的“生态试纸”,它们出现在哪里,说明那里的生态环境就非常好,它们优美的姿态为太原山水增添了独特的生态注脚。据介绍,如今已有160多种迁徙的候鸟们与太原汾河延续“冬日之约”了。

回头再看那群野鸭,早已汇入了翱翔的水鸟大军之中,带起的串串水花与远处的银装相映成辉,我的心也跟着飞腾起来。真想变成秀美汾河的一汪碧波,抑或是一束摇曳的水草,就让那鸟儿俏立在上面,与我一起翩跹起舞,一块撩水击节歌唱。



雪 韵

拍摄时间:2023年12月

拍摄地点:山西太原

一场盼望已久的大雪,把那些熟悉的场景装扮得银装素裹,整个城市分外妖娆。

杨靳葆 摄



汾河景区看雪

刘致鸿

太原下雪了。不时爬到窗户上察看雪情,小区停着的车顶上,渐渐地盖上一层薄白,而雪落到地面上,被残存的地温融化,加湿的地面显得愈加黝黑,楼下黑白分明。一直下到下午5点左右,目光所至,终于统一成雪白。我驱车出发,目的地是汾河景区,去看一场纯正的冬雪。

在靠近通达桥的一处停车场停好车,雪粒落在前挡风玻璃上,迅即融化,慢慢聚成细密的雾珠。远远望去,汾河没有上冻,河面上朦胧着薄雾,往日如带的西山消失不见,天地混沌为一体。通达桥上单立着的巨大桥拱,在空中隐现出椭圆形轮廓,如

打开一扇通向混沌世界的时代之门。

打开车门下车,迈步踩上去,雪粉淹没了鞋面。迎风站立,风雪弹在衣帽上,隔着羽绒,奏出啪啪的单调柔响。雪粒如刚刚结出的雪苞,打在脸上,被体温消融,化出一点点的清凉;拍到衣服上,借着力道,干净利落地从衣服上弹落,了无痕迹;偶然有几团大一点的雪粒,在衣服上被拍得粉碎,面粉一样撒开来,留出点点雪痕。我伸出胳膊,如伸出一干树枝,为雪搭起一条可以诗意栖居的臂弯,让它不至于从高贵的云瑞,直接跌落到尘埃里。然而现阶段的雪,质量仍有瑕疵,我努力

地寻找着标准的六角形雪花,却等来一臂残碎的雪沙,只好轻轻地抖落……走到汾河岸边,回头看到身后留下的一串串脚印,就再也舍不得迈开步子,生怕踩脏大地刚刚穿上的崭新雪衣。

汾河岸边,植几列高高的树,岸坡上散几处矮矮的树丛,雪落出林海雪原的模样。大自然似高明的美容师,在树干、树枝的迎雪面略敷一层雪粉,背雪面留出一段段黝黑,看上去如在天空中划出零乱的线条。雪地上空横着几列石凳,凳面上铺着白色的雪毯,衬托得凳侧愈发湿暗。就这样,实与虚、白与暗……构出宏大的黑白空

间,为并州献上一幅大型水墨画……

夜幕降临,路灯亮了起来。雪霰终于彻底开放,飞舞起一片片六角形的标准雪花。漫天飘洒的雪花聚集着,盘旋着,开始向灯影里发动猛攻,在景区的每一处灯光里,狂舞着。而在灯影之外的暗幕里,汾水静默,雪落无痕,终将我堆成一尊雪塑……

回到车里,雪已完全遮盖住玻璃,四顾茫然,如进入一顶帐篷里。帐内温暖如春,帐外风雪呼啸,拥衣温一壶酒,浅酌慢饮,在茫茫的汾河景区里,看一场冬雪,度一段惬意时光……